

做好“山”文章 绘好“水”景图 布好“名城”局

圆 眼

□ 常芳芳

圆眼是我的大妹夫，因为眼睛大，又滴溜圆，打小就这样一个小名，以至于很多认识他的人只知道是圆眼，不知道程云是谁。从家庭关系上说，圆眼是我的亲弟，从现实意义上说，他早就是我的亲弟，我小妹的亲爹，爸妈的亲儿子。

最美的年龄，遇到了对的人，荒了学业，丰了爱情。

圆眼是什么时候融进我们家的，最早的印象是一个一脸稚气的大眼睛男孩，整天和大妹形影不离，他们只有十二三岁，本来应该好好读书，可是俩人玩，两家父母想了多少办法，都没挖让他们把心思用在学习上。在当时的他俩看来，相互之间懵懂的好感已经了周围的一切，眼里只有对方，每天抓紧一切机会在玩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因为所谓的爱情双双被卡在了高二的墙外。

到了十八九岁，双方父母眼看学也上不成，这俩孩子难舍难分，也就渐渐默认了他们的恋爱关系。从那以后圆眼就成了我家的常客。明明两家只隔几百米，工作以大部分时间却都在我家。我家一共姐妹三人，上下没本来父母因为整天忙得顾不上，早就为我们姐仨分了家务活，他一来，家里的拌菜、红烧土等活儿都抢了。再加上他风趣幽默，一天到晚把我们这一姐一妹逗得不拢嘴，我和老三自然也就把他当成了自家兄弟，从“有福同享有难同当”，有好吃的好的也会想着他。

马拉松爱情长跑，亲情爱情一并收入囊中。

记得我刚生了孩子那会儿，在娘家坐月子。母亲当时开了一家小超市，没有时间照顾我，大妹自告奋勇担起个责任。一天上午，她正在院子里为孩子洗尿布，我玻璃上看到圆眼从外面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堆东西，放下后，就蹲在了大妹旁边。不知说到了哪个话题，俩人起身，在院里嬉闹起来，一个前面跑，一个后面追，一会儿，大妹抓起孩子的尿布甩向圆眼，圆眼还不禁在这一刻发生了，尿布上卷着的圆眼的婴儿屎糊糊圆眼的背上，顺着带出来的水从上往下流，圆眼还没发觉，大妹在这时停止了打闹，边捂着肚子哈哈大笑，圆眼以为大妹很快抓到他了，身子衣服随着惯性一甩，两人手上、身上全是黄色的星星点。接下来，就是一阵狂吼一阵的大笑，还没等他俩和我讲述经过，我在房间里已经笑岔气了。圆眼一丝没察觉，跑进来还看了看孩子才出去把衣服换下来。那时，他从心底里早就把我儿子当自家人了！

我小妹那时候正读初中，经常一进门就问圆眼咋样，好像圆眼本来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以至于圆眼大妹结婚后，小妹还是改不了口，仍一如既往地叫我哥，尤其是向别人介绍家庭关系时，还非得得多解释解释，我父母更是每当做好了吃的，总会多留出一份给他当成了亲儿子。

圆眼和我们姐妹的关系，从来都是那么轻松自然，好亲辈儿就是亲姊妹。开朗活泼，爱说爱笑，豪爽洒脱，不拘很多性格上的共同点，让我们相互之间坦诚相待，没有一丝隐瞒；遇到困难时，携手并肩，共同面对，分过彼此。至于圆眼和我大妹之间的恋爱，也许连他都已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最初是玩伴，只是觉一起好玩，当青春萌动期一到，二人的关系自然也搭了这个班车。没有感情磨合，也没有物质考验，十年爱情结束后，便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婚姻。

婚后互敬互爱，甜蜜幸福；外甥们当子女，疼爱有加。

婚后，两人互敬互爱，一年后生下了一个儿子，更增添了喜气。儿时的青梅竹马成了夫妻，感情自然深厚，圆眼不管去哪里工作，始终惦记着家里，手机通话记录多的永远都是大妹。大妹几次想出去工作，圆眼都说也需要她，怕她寂寞，自己一个人出去就行，大妹也打消了出去工作的念头，安心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孩子，孝敬公婆。这么多年，俩人一直保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。

大妹特别勤快，一天到晚有干不完的活。时间一长，劳损，腰间盘突出随之而来。有一次，大妹腰疼得无法上，上身也无法动弹。连续二十多天，圆眼背着她到按摩店，回家还为她做喜欢吃的饭，并小心地扶住大妹，一口一口喂饭，那种小心翼翼、那种耐心，让人看了很感动。那次康复后，圆眼只要在家，就主动分担家让大妹多休息。

圆眼对酒过敏，只要沾一点酒，全身上下从脚趾到脑袋都麻人，有时还伴有其它的不适。因此他自己没有特别绝不饮酒。即使这样，也免不了有例外。为这事儿，他心时常常吊着，总是在圆眼出门前叮叮呼噜嘱咐。记得有一次，圆眼从外面回来直喊肚子疼，只见他双手捂着蹲在地上，脸部因为痛苦缩成了一团，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掉下来。大妹赶紧叫车带他去了医院，一路跑是先问圆眼喝没喝，其实那天圆眼根本没喝酒。到了医院后，医生先是让做各种检查，在这期间，圆眼更加厉害，大妹看在他眼里，疼在心里，眼里噙着泪，喊医生。但是因为当时本地的医疗条件有限，并没有对症下药，圆眼此时已经开始高烧。眼看病情不能再耽搁，大妹和医生迅速沟通，赶紧转院，后来到了三甲医院急诊科，医生迅速诊断，此时圆眼已经高烧到39度，不得不马上住院。此时圆眼已经高烧到39度，不得不马上住院。

一次，一个寒冷的冬日，家里没暖气，我爸接回儿子后，正巧圆眼坐车回来在家睡觉，儿子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冲到房间，将鞋一扔，就钻进了他姨夫的被窝，圆眼还帮他再次卷了卷被子，生怕漏风，俨然自己的亲儿子。就连他们一家去外地旅游，那也是必须把我儿子带上才心安理得。

今年国庆期间，我们一家自驾游去了一趟运城，每到到一个景点，圆眼总是先停好车，然后背上吃的喝的在后面看护着我们，两个外甥女儿一个六岁、一个七岁，走一会儿就喊叫着让他抱。他一会儿抱起这个，一会儿又换另一个，有时候干脆一抱两个。两个大点的男孩也围着他说说笑笑，好不快乐。我在想，下一代的几个孩子和他真亲，都喜欢和他在一起，如果没有他，这次运城行还真的不能行。

孝敬父母，关心子女，长辈晚辈都欢喜。

很多年来，由于工作需要，他不能每天都回家，但只要他在家，就找事儿做。虽然从来不在语言上表达，但是总会表现在行动上。比如家里的管道，需要修的一些物件，我们还没发现就修好了，也会时常下厨做几道拿手好菜，让爸妈饱口福。父母心存感激，也很疼他，平时总是计算着他回来的时间做好吃的。圆眼喜欢吃凉的东西，父母每次看到他大冬天吃雪糕，喝冷饮，总忍不住唠叨几句，他不急不恼，呵呵一笑，扮个鬼脸，一边应声，一边假意收拾，等父母看不见的時候，又偷偷去吃，让父母哭笑不得。

他的父母家很近，夫妻俩经常是午饭在这个家，晚饭是在那个家，家里吃的用的一起分享，锅碗瓢盆早已分不清是这边的还是那边的。两边父母本来都是同富裕村，原本关系就不错，成了儿女亲家后更是亲上加亲。那边父母把我大妹当女儿，这边父母把圆眼当儿子，两家早就合二为一了。就连我见到圆眼的父母都感到特别亲切，觉得我和他们都是一个人。

圆眼姊妹三人，他排行最小，哥哥姐姐都很优秀，学业完成后，分别在大城市安了家。他们也很孝顺，每逢节假日都会回来看望父母。近几年，他们的父母因为年龄增长，身体每况愈下，“三高”问题越来越明显，隔段时间就得去医院检查、治疗。他的哥哥姐姐竭尽全力地联系医院、医生，尽可能地去陪伴他，但是毕竟精力有限，奔波在好几处，身心俱疲。每次离开家走的时候，都对父母放心不下。而圆眼离得近，身旁有大妹帮忙，孩子有我父母照顾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，可以全身心地在医院照料父母，陪父母聊天解闷，逗父母开心。哥哥姐姐也时常和父母这样说：“多亏有圆眼在，让我们少操很多心，有弟弟真好！”

圆眼因为自己读书少，对儿子寄予厚望，不知道有多少次，他慈爱地摸着儿子的头说：“孩子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。”还买了一些教育孩子的书，硬着头皮读。有一次还问我：“姐，我怎么从书中找到乐趣，怎么能看得进书，怎么能帮助到孩子的学习？”那副认真的样子，让我深受感触，当年他对自己的学习可真不是这样。

对待七岁的女儿，更是捧在手心怕掉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只要在家的，除了孩子上学的时间，去哪都要带上，而且不是抱着就是背着。去了单位，也是视频通话不断，不厌其烦地听孩子讲幼稚天真的话，挂电话总是恋恋不舍。

全家相聚，其乐融融，却成了最后的永恒。

几年前，大妹两口买了房子，本来迁往新居，他们应该和父母分开去过自己的小日子了，但是可能冥冥当中不让他们分开，恰逢我父母的房子由于拆迁必须另找房子住，圆眼的父母提议让继续搬来一起住。加上大妹又添了一个女儿需要照顾，父母也就和大妹一家住进了新房。就这样，老少三代其乐融融地又度过了一年又一年。我和小妹两家也隔三差五过去团聚，全家人一起说、笑、闹，还时常拍抖音留念，多数时候，圆眼是摄影师，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调角度，记录我们的欢乐时刻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看到一家人欢乐的笑脸，我就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，希望这样的时刻多一些，再多一些。

前段时间父母因为出了一趟远门，回来后做了核酸检测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不想影响更多的人，就来只有我一个人家的家里小住。好几年，父母就没离开过妹妹家，这一来我家，大妹都没说什么，圆眼则一天打好几个电话问候，还念叨着让父母早点回去。甚至在一天晚上，圆眼和我妹还专程来我家一趟，要接父母回去。母亲说：“下星期回，这还了也没怎么在你姐家住过，再住两天，陪陪你姐。”我和圆眼开玩笑说：“看你这大脸，大肚子，抵得上你那胖姐夫了，可得减肥了。”

我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一句话，成了最后一句话；这一面，成了最后一面；这一天，成了今生的永别。

猝然长逝，噩耗如晴天霹雳，空留亲人凄凄惨惨戚戚。

仅仅两天后，也就是10月29日，我刚进家门，就接到了圆眼姑姑的电话，她用低沉的声音说：“你来圆眼家一趟吧，过来和你细说！”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因为母亲在旁边，我不能细问，直接扭头就往外跑。母亲在后面喊我，我只匆匆地说了声，“有急事儿，一会儿就回”。一出门，我又赶紧回拨过去，“圆眼没有抢救过来……你快回来吧！”我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腿一下软绵绵的，但是，仍然发动了车，往两公里远的大妹家去。

家人，我心里也如刀割般，但是我明白，作为姐姐，还必须先稳定情绪，搞清楚目前状况，拣要紧事做才对。于是我略一稳神，向圆眼的姑姑们详细了解了过程。原来，圆眼当天下午在武乡的单位上班，突然觉得肚子疼，随后就急忙到医院抢救，前后从发病到停止呼吸，还不到半个小时，最后医生的诊断结果是急性心梗。目前圆眼正在他哥哥的陪护下往回走，马上就到家。

接下来，我和圆眼哥哥取得了联系，在他的引导下，我在他们返回的这段时间，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。随后，遗体暂时被放在了圆眼的另一处独院里，买棺槨，为圆眼洗身、剃头，穿衣服，装冰棺等，圆眼的哥哥作为当家人，将各种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母亲给我电话一直没打通，感觉不对劲，自己赶了过来。那天母亲电话痛哭，那种痛苦无法用言语形容。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把圆眼安顿在冰棺里后，一家人好像除了哭就是彼此安慰，除了安慰就是哭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圆眼的哥哥是主事人，和他的姐姐一起操办。以前我只是听说他的哥哥有能力，工作上能独当一面，对家里负责有担当。这次亲眼目睹了他的办事风格，他只是和家里的几个同辈简单交代了几句，迎来送往、买祭品、灵堂布置，每天几十上百人的一日三餐等都有了专人负责，没见他怎么着急忙碌，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。自从圆眼出事以后，他接下了所有的事情。一面应付着各种场面，一面强忍巨大的悲痛，和圆眼的姐姐一起安慰着自己的家人。我在心里默默地为圆眼庆幸，他有一个好哥哥，一个好姐姐，他们在，家就在。

一连几天，亲朋好友陆陆续续过来，悼念圆眼。各种挽联和鲜花圈从院里一直延伸到了巷道口，其中父亲亲自书写的挽联非常醒目：“老泪纵横常思程云人为大爱，贤婿胜儿永念圆眼孝道好品行。”将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女婿孝顺胜子，岳父母与女婿情深的寓意全部表达了出来。我不忍去读，我能想到父亲边流泪边用正在滴血的手书写的情景，也能感受到父母撕心裂肺无处消解的痛楚。我从一排排花圈间走过，眼泪一次次夺眶而出，我不相信，每天活蹦乱跳这么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，我很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魂的存在，让他以另一种形式再次来到我的身边，再喊我一声姐姐。我在他的灵前，一次次端详照片上英俊的五官，手中烧着一沓沓纸钱。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闹剧，我多想他从我身后闪出来，说：“姐，我逗你玩呢，这是一场梦。”但是，现实终究是现实，绝无其它可能性。

出殡这一天，队伍很长，来送行的人很多，大部分是他生前的朋友和同事，他的热情好客、助人为乐在这时得到了充分体现，大家一直将他送到了坟头。望着倚着大门、老泪纵横、眼皮巴巴看着自己儿子离去的圆眼的父母，看着昔日乐观开朗精神矍铄，如今却身形消瘦、满面憔悴的自己父母，再回头看那18岁的外甥和懵懂无知不知为何物、仅仅7岁的外甥女儿，还有那懂事的可怜的大妹，真让我心如刀绞。留下的大小一家人，遇上老年丧子、中年丧夫、少年丧父的三大悲剧，哪一个不去让人揪心。

回望圆眼这一生，他很平凡，他不是发明家、不是科学家、也不是政府官员，他甚至没有为社会做出卓越的贡献。但从另一方面说，他又是最不普通的，在大妹的生命里，他是整个世界；在老人孩子心中，他是家庭的顶梁柱。他在努力绽放自己的生命，尽力释放着他的光芒，让所有的亲人享受他的关爱。

圆眼走了，走得很匆忙。从发病到驾鹤西行还不足半小时；圆眼走了，走得很坦荡。一生宽容待人，没有良心欠缺。圆眼走了，走得很风光。生前同学朋友、同事大多数都来送别、瞻仰；圆眼走了，走得很安详。不拖累别人，是他一贯的信仰！

赞森林防火员

□ 唐朝和尚

春回多有艳阳天，野陌蓬蒿最易燃。为保林幽翠绿色，常巡谷僻怕青烟。草荒人梦愁心起，风急离家别绪牵。大爱无边承使命，挨门警世做宣传。

森林防火

□ 王帅

须知生态保持难，水绿林青莫等闲。防火巡查临峭壁，上门登记作宣传。分明责任家家负，觉悟人心处处连。更守宜居环境好，春来古邑尽开颜。

赞护林防火队员

□ 海域探金

红标佩戴穿迷彩，路遍山头陌野间。严令巡查多应策，细心防护紧绷弦。不辞辛苦全身进，为换清明百姓安。纵是风霜催我老，赢来绿色万分期。

赞迷彩飞侠

□ 康秀棠

阳春风力自狂骄，落叶枯枝最易烧。为保青山添秀美，长巡峡谷禁烟飘。宣传教育严担责，忘却功名苦耐劳。不负家乡颜色美，护林防火上头豪。

清明节

□ 张红伟

椿萱托梦观微信，倾意坟头祭祖先。贡食几重唯恐少，阴钞万忆不忧贫。恳求快逸冥途顺，但愿人间世感通。莫忘无言孝心尽，感恩香火续香火。

清明感怀

□ 山谷

清明时节涕悲流，杨柳丝丝总惹愁。几许柔肠堪草棘，一坛浆水洒坟头。早知世事惊心碎，可叹人生屈指休。月下阡原谁胜负，蓬蒿冷落共荒丘。

沁园春的诗词

清明

一霎清明雨，烟村十里悲。花残蜂蝶泣，情重柳枝垂。疼子缝斜月，嗔儿皱黛眉。堂前思旧貌，往日已难追。

如梦令·清明祭

浅草稀疏野路，细柳低垂金缕。和泪祭双亲，袅袅香烟荼树。归去，归去，又是落花飞舞。

怀念母亲

□ 武绍义

农历二月十八日，是母亲去世的百日祭日。

100天如抽丝剥茧一般，把思念扯得刻骨铭心。母亲一天天地走远，我的心里常常被掏空一样。五更时分，没有睡意，独自坐在窗前思绪万千。按传统习俗，百日全家人都要去母亲坟前拜祭，但由于遇到一件特殊事情影响，我未能成行，只好委托家人代我为母亲多上一炷香，烧点纸钱。一颗惭愧而悲伤的心，远隔千里之遥，只有无尽的忏悔和血泪成行。

母亲的一生，对我们全家的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。忘不了在那吃无穿的年份，父亲不在家，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挖野菜，吃发霉红薯干度日的时光；忘不了小时候我们睡觉前母亲在纺花，我们睡醒了她还再在纺花，心中纳闷便问：“妈，你怎就不睡呀？”她总是说：“我已经睡过了。”母亲白天干下地汗，晚上在女工

母亲慢慢地苏醒过来，她少气无力地说：“见走到一个叫天堂的地方，那里可幸福了。被你们吵得不行，要不是放不下你们，我才来呢。”

时隔不久，爷爷奶奶因得浮肿病先后去世，那时候没有通讯设施，也没有交通工具，就没办法通知在外的父亲，母亲独自在家主办了丧事。父亲回到家，得知情况放声大哭，当时全家人父亲的哭声嚎啕一片。这时母亲擦了擦眼，强地说：“都不要哭啦，想办法吧，我们还要活呀。”从那以后，父亲再也没有外出工作，全家算有我们靠。

当我们靠几个稍大点的時候，她说：“你外边各谋生路去吧，要饭也要吃饱再回来。”那时，母亲虽然表现得强硬，但看得出慈母的心，的确是“修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”。